

文會筆錄

番外音册

四

庫	文	閣	内
一 函	二 三	二 八 三	和 書
一 四 架	三 冊	三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9)
函號	190 31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會筆錄四之一

淺草文庫

讀論語孟子法小註曰此朱子采二程子說見
集讀書之要新安陳氏曰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
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
分別總稱程子

○六經可不治而明居業錄說之詳矣見一十二卷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
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

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往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語類○許魯齋心法曰聖人所以作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闢顏

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

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語類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

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語類百十四

○語類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已之說且如

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

求之則有益矣

○語類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

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

就身已做着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
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十六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
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過於切已工夫何益向
年在南康都不曾無諸公說次日求教切已工
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爲仁之本因甚後便可
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爲甚不鮮禮
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著實體認莫要
才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

認之可矣九百十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
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
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已做
功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
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
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
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
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
思方是切於爲已百二十一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語類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徃徃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

吾友更詳思之大底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語類百八

○答林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

拘音居劬也
執也擁也取也

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
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
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
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
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
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
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
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
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

孳音子生息也
與發同力篤愛也
勤也通作孳
斃早世也切作也頓
切也敗壞也又孳別

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
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
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
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
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
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
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
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
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

孟子卷之四
文獻通考卷之四

四一

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文集答王季和書同之

○王介甫集七十一世家議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

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馬遷也自亂其例

○黃氏日抄四十六曰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

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

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

者未之深察也焦氏筆乘二論嘉謂列孔子世

家而論大道則如班言此遷無一定之見犯僭

妄之罪處因言唐以來王祀夫子亦非禮之禮

張孚敬孔子祀典或問見明文奇賞二十二實不易之格

論尤有補於名教矣

○自省錄云禱於尼山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

之今於叔魯紇固不可以生聖子之故而事事

責其正道又不當摘夫子之言揆統之所為而有疑於夫子顯其親之失也但大夫而禱山川實誼而非禮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每疑此與野合等事皆齊東野語之類耳

○問禮於老子程說兩條見遺書張說三條見理窟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條遺書理窟共載之朱說數條見論語仲尼焉學章或問及語類訓門人部老氏部張書抄略載之胡致堂論見讀史管見第十又綱目魏立天師道場下集覽論之史

記評林盧氏之說有之異端辯正論之王論盧評本管見言之詹論勦說王論加以禮注耳此事詹氏諱之太甚夫何害而然耶彼浮心不平而不免勦說之病尚奚望辯異端哉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來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蘭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張他如何不動語類八十三

神測冷口入聲判入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
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
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隨邑之事
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
氏不肯隨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
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
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
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
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

而為之耳語類五十八下同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

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

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

桓子之事問隨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

自不奈倍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隨

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

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

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

文命錄卷四

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王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語類八十

○李堯卿問孔子於定公時隳三都欲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隳邾圍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邾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克何也曰三都當隳是時又有可隳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隳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文集

○語類隳三都是乘他要隳而隳之三都隳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四孔子相魯欲隳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隳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隳之而弱者反

垂加章

文會通卷四

九

不可隨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隨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四十夫子隨三都亦是瞞著三家了做如季氏已隨術中及圍成公歛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

而退

四十七下同

人傑問隨三都事費邠已隨而成

不可隨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邠之隨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不肯隨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

○范希文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者夫子三都之舉可以見矣

○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語類百三十一

○誅少正卯之事朱子疑之見文集舜典象刑說語類九十二小註金氏存疑之說可也

○語類九十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

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其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

○語類八十三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薛敬軒論之見

○孔子作春秋與前書禮詩樂易合謂之六經序云惟顏子聞之此謂聞斯道也非孔子將春秋向顏子說朱子辨之見語類八十三

○陳安卿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

篇乃後世相傳集二論皆有混其間否

此論非大義所

係亦當知之

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

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文集

○論語課會說見文集

語類百十九包顯道頌生徒條及其次條可考

見

○策問頃與二二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

篇之說者二二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

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

者二二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

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二子之相從於此非志

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二子也

文集

○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

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

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只是這箇物事愈說

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

語類

五百十

○伊川十七八此作好學論之年也其曉之為

聖加直

文分筆錄曰

十一

如何哉下○答許順之書曰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
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
不然令其慙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
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
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
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
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
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

能頗異於眾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
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
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
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文集
○答吳公應書曰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
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
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
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
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

之論語矣

正如用琵琶纂等方響籥栗奏中准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文集

○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理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文集嘉按語類

讀書部亦論解經之義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此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語類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語類百五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語類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

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
可忽略語類百五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
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
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語類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
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
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
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

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語類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
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語類下同或問集注有兩存者
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
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
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
說勝

○答李伯諫書曰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
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

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文集

○師說見延平答問

○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

○語類百五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

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眾說皆是之

理嘉疑則下有脫語

○語類百五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下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其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

○語類百五曰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

語類百五

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
在
○語類百二十一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
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
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
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
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
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
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

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
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
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
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
於簡易其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
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
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
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語類百五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語類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百一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同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

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同

○文集答張敬夫書曰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

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
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
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
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
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
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
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
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
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答虞士朋書曰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
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文集

○答曾無疑書曰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
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
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
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文集又答石人志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
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
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常字敬之一

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
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
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
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語類百 二十
○玉山講義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
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
已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

益於事也

○愛之理心之德自通書德愛曰仁來

程子亦云仁主

於愛之理即心之德之意思滋味親切處

○仁者愛之理譬之水仁是源愛是流譬之木
仁是根愛是苗其分域雖殊而脉絡不離絕者
此朱先生之譬甚明焉諸儒皆聞而共說者也
仁水也愛則其潤也仁木也愛則其生也是體
用爲一之譬乃先生糖之甜酢之酸之譬所謂
生之性未發之愛此也此意知者鮮矣仁說圖

前後之愛字前則未發之愛後則已發之愛諸
儒論愛之理皆知愛之爲已發而不知未發之
愛之爲仁矣退溪集第七聖學十圖載仁
語類問渾然條末注發明緊切處因舉以下
此也外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
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爲恕恕
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
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

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
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語類九
十五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語類
下同心

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
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
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

○答王子合書曰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
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

處文集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語類百五

○問于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于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

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語類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

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不但

聖人言得慢耳語類

○答呂子約書曰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為非

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為言也但

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曾更向巧令中求

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文集

○林德久問巧言令色鮮矣仁云云曰諸說蓋

為鮮字所惑又為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

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

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干

載之謬矣文集

○文集巧言令色說委曲詳之

○論語或問說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

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

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

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

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以可戒也文集語
類亦云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
其意深矣

○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
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
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
此望之也語類五十六

○呂子約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
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

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
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文集

○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
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外書楊氏論其所存之說本
于此退溪依楊氏謂大學存心出治之本發得

好見自
省錄

○答呂子約書曰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為已然
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為已也洪慶善說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

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文集

○弟子章馮貞白以為小學而為之傳見求是編則

小學補七章是也一章釋孝二章釋弟三章釋

謹四章釋信五章釋愛六章釋其文體效大學矣多見其不知量

也語類十六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

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文集答孫敬甫書亦云爾劉原父

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蒙引曰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

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

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

韓歐輩則豈肯如此補傳豈肯云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又豈肯云是以大學始

教云云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呂子約問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

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

而專以講論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

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

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曰伯恭論得此意

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耶文集下同答呂伯恭書曰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又曰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

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答何叔京書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為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為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

也
語類百十九一生說溫良恭儉章先生曰夫
子也不要求之於已而後得也不只是有此五
德若說求之於已而後得則聖人又無這般意
思這只是說聖人謹厚退讓不自以為聖賢人
自然樂告之夫子之求之也此是反語言夫子
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就問者之
言以成語如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伊尹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湯是定這只

是表得不曾割烹耳

○三年無改見延平答問朱子答呂子約問最

詳見文集

○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

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著縱然

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

則自然見得矣

語類四十九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及問

先生屬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語類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漫漫是中正氣愈
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
問彼二首其一云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
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其
二云關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况君
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文集
○語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
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

便脫然欲學聖人四百其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
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
方覺得難同上其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
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同上其自十五六時至二
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
不難理會同上其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
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
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
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

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
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
細密由入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十九年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云
云同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
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
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
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
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

問而已同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
同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
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
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同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
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同三十年前長
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同某舊時用心甚苦
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

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
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
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
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同上某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
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
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
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
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同上某覺

得今年方無疑同上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
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
丙辰歲
○同上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
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
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
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
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同上某
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
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

年同上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

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旦書於藏書閣下

東楹 ○ 同上

○答陳正己書曰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謬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文集

○答項平父書曰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文集

○范伯崇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為私
室如古注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
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為亦足以啟予矣此一句
游太信
說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
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曰以私為顏子自受
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
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
發與啟予之啟不同此文
集

○答程允夫書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

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此文
集

○都昌縣學諸生問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云云

曰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

止也文
集嘉謂可謂好學也已不足觀也已末由

也已同之但此集注甚字則其訓之歟

○居敬雍
也窮理卦
說謝上蔡合而言之程子所謂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也謝先生祠記

曰先生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如以生意

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

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
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文集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
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
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
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
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
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
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語類

○李堯卿問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
正必欲改之商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
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
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曰改
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予丑
之月亦有可為歲首之義文集
○答連嵩卿書曰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
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文集

嘉謂此說質字未當三字之義語類詳矣

○語類二十五曰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

○程允夫問夏殷之禮祀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祀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

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文集

○呂子約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

明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鄒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

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文集

○答劉季章書曰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日論
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看別此等處雖
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
聞其樂而後知之也文集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
却與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

八倫第二

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
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
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
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
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
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
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

孟子直

文會集卷四

三三

歎音謙一穀
升曰歎又食不
飽也

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語類五十八

○講述曰至德謂經常不易盡道無歎太伯之讓商蓋立君之經萬世不易盡臣之道一毫無歎故稱至德其稱文王亦此意也湯武革命雖

曰順天應人然權變之宜而非極致之理故曰慚德又曰未盡善

○洪範皇極內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嘉嘗論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而論語獨謂武未盡善而集註合湯言之者何耶夫湯曰放焉武曰伐焉革命之權雖同而放之

墟大丘也又古城之墟墓也又叶叔尤切音丘易林則天時周流其墟與樂拉居燕有答

與伐則異矣此所以獨謂武歟孟子答齊宣問湯武放伐曰誅紂而不及桀蓋亦此之由也然伊尹之放太甲也權而盡善者也湯放桀而得天下則雖有放伐之異而遂與武王同矣此所以合湯言之夏曰后氏殷周曰人曾謂此也晉之替仲散非湯武得國宋之李易安詩歎仲散之薄殷周也石曼卿詠伯夷言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程子嘗謂湯武之別而又稱曼卿詩朱子嘗論湯武優劣而又稱易安詩

則亦可以見其抑揚之微意矣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服事殷此文王之至德天地之大經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是古今之大權也三代之後漢唐宋明稱之盛世然溥天王土率土王臣則漢高非秦民乎唐高非隋臣哉宋祖明祖不周元之臣民乎哉孔子謂武未盡善亦殷之臣也夫天吏猶不免斯議矧漢唐宋明權謀之主乎其間漢光武之起也其義最正而賢於湯武之揚矣予故曰以征伐得天下不愧于天

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為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文集

○文集觀過說與集註不合處有之

○一貫忠恕見延平答問又朱子與范直閣論

之見文集語類百四曰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

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

較別平不由道而與貧賤亦甚簡當

○先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說敬夫說曰

一以貫之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

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

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及

及為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

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

以貫之也則言順

而理得矣○文集

○文集答江德功書曰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

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

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答虞士朋書

曰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

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

子默契其意故因問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爲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爲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諸生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

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文集五十二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類語問一貫曰恁地沈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夾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同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同上

○程允夫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文集嘉謂此與集註不谷温公曰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橫渠曰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此與是答語同意○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

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又爲適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爲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爲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今昔爲言亦未得

爲通論也

或問

○陳安卿問宰予晝寢云云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弟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曰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文集答劉季章書曰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撥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任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上同語類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

由他如其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自且
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
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
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
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
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四百先生患氣痛脚弱泄
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
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
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

却覺得心下鬆爽同上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
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
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
門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七百擇之勞先
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
起厭心便不得同上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
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
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
學得這般學同上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

節之先生屬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同其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令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百二

○瑯邪代醉九云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與南濠都氏家藏古本韓文中所有之但其說特與今不同云云宰予晝寢晝當作晝宰予

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云云

○陳禹謨

萬曆年中人

駢志二十晝寢晝寢筆解韓

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

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

按唐語林宰予晝寢梁武帝

帝讀為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人皆以為為韓文所說而不知始於梁武帝故特著之又野客叢書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于學故嘉謂偃息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此說得之

未深誅此非夙興夜寐者之言

○答馮作庸書曰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

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入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文集下同石子重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

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

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為正蓋其
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
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
相比更推詳之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
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
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
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語類子貢
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

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
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克擴此心漸漸勉
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
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
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
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躡等及也爾也及也
○語類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
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德
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

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
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
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
若三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
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醜有甚難得之物我無
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
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
了此是甚心術若猶曰宛轉濟人急難則有說

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

類語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
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
善底人曰閉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
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
類語
○諸生問十室之邑云云曰注疏之讀恐不成
文理蓋其意以為夫子不應自謂人不知己蓋
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為貶己甚矣范氏
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

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集文

○約其情伊川文集約作性語類曰伊川所謂性其情文集答胡季隨書曰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亡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嘉謂性字雖無甚害而不若約字之為穩故朱子改之耳近思錄亦作約人
○不違仁違去也與下文至字對集註賓王之云亦至與違也張子蓋自孟子安宅之言發之

或問亦曰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里仁第五章去違二字同矣明道先生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遺書江德功問伊川先生曰不違仁云云朱子曰違猶離也去也集文
○語類或問橫渠內外賓王之辨一段云云佛經中貧子寶珠之諭亦當嘉按見法華
○趙恭父問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為

之說某竊疑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煞為學者說
破却似剩著此語曰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
事也文集下同答張仁叔書曰不改其樂近覺集注
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博文約禮之
序美更思之文集問對人於此曰不改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
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
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
也如何約得住類語非有兩心而昧夫此不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
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字只道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
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
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
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而今
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
實去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
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

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語類百

○陳安卿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脈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

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又問：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心」字未徹，曰：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文集 人知見教之人，其心亦當如是也。○文集答何叔京書曰：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

之意於此可見

○仁智山水退溪得集註之旨

見自
省錄

○政俗

明堂
位

○告井有人時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宰我亦知仁之親切而有此問者須將宰

我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誣也程子

所謂義禮智信皆仁者朱子所謂本體明淨發

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者此也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

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

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

處則亦顏子矣

語類
下同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

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

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

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

鑲音椽樂器形似
夾鐘 鑿音卓削也

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
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
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
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
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
剡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剡鑲之神剡輪
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

○文集答張仁叔書曰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

字着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克己復禮之禮亦然

○答曾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

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

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

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

是曰事宜細考之

文集

○答或人書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

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

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

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
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
又不可不知文集
○陳與叔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
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
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
兩截着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

如此也文集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謂博矣莫非

已也可謂切矣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切而博矣若不屬已

自與已不相干死漢爾四已字即本文已字也此

已字馮貞白看得好見求是編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言仁者
之量也僧肇涅槃無名論曰天地與我同根萬
物與我一體此釋氏近理之言而墨氏兼愛之
意兼林公論肇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
意豐我字早費脚手嘉謂公論之言遠理者也

述而

○語類林安卿問條甚精切其曰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則所謂愛之理未發之愛也

○我欲仁斯仁至為仁由己此我已字與此章已字同子貢曰民曰衆而忘我了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我吾字亦從此章已字來論語中庸言恕皆人已相對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身亦已也中庸仁者人也章句人指身而言程朱解仁恕

字義亦皆以已字說之嘉認得此已字覺仁愛親切意味乃編仁說問答也

○語類曰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此句可疑

○語類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心覺何事一百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

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同上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抉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著不應抉著不痛這箇是死人固是不仁喚著應抉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

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同上開當作覺

○答方伯謨書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怠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書曰聖人固無意
 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
 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
 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
 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
 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
 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
 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
嘉謂此尹氏之語 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

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
 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文集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出家語荀子家語邦本
字荀子 之間有則邦作邑
 ○語類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
 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
 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
 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

陞音靜 既陞也
不安也 固書邦之祀
陞 杞五忽切 音元

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
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
而其心舉無陞杞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
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嘉謂安卿之問見文集
道夫此問可謂切矣
○語類三仁章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
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
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
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 嘉謂假令無宗
室夷齊弗顧而

○韓文伯夷頌朱子考與曰今按此篇之意所
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
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
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
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愠者有
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
附見其說云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
明君臣之大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天理之當然

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
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云
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
尤有力語類百二十九
○遜志齋論伯夷遺乎求仁得仁之旨
○答江德功書曰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
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
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
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

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文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陳了翁責沈文龜山南
軒晦庵甚稱之嘉嘗據了翁言行錄考之於他
書所載文字之異分書其下而附楊張朱之三
跋朱子與陳伯堅書文集答宋深之書同上答丘子
服書續集稱而言之

○陳安卿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
之理矣而避惠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云云此
身為天

地附託至田惠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眾人亦

重云云

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文集

○潘端叔問夫子之身桓魋所能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何哉曰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

矣

文集

○語類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造化立命之意百四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命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

人意思不往七百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同上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其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同上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同上

○二三字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字者是丘也向見眾人說得玄妙程

先生說得絮後來子細看方見得眾人說都似

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語類百十七

○語類三十三先生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

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久

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嘉按見楞嚴圓覺月雖不在

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字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
 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
 僧云吾無隱乎爾嘉按見正宗贊實覺傳普燈錄黃庭堅傳此不是
 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罷了孔子所謂吾無隱
 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
 謹與上大夫言便闇闇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
 有許多實事可見語類子善說吾無隱條或問鄉黨云云要須看意思如何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

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
 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
 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浪
 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語類
 ○程允夫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
 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
 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
 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

多福之意皆可見

文集

陳安卿問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廢神不禱廢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惟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沈魂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

嘉按文集答滕德粹書辨此惑

今子路

乏耶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又問子路請禱曰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爾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又問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

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何如？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捨者。文集又曰：此古語也。○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レ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

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_レ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

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
大故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
斫他頭來梟起嘉謂先生更有說見下若文王恐不肯恁
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
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
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
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
言這事也難說語類下同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
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

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
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
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江彝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
這事否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
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語類七十九問勝殷殺紂
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
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然有疑
相傳都說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同上

○答楊志仁書曰至德之論難言論語中只有
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
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
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
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
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
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
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情人情宛轉回
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

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
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
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文集
○答張元德書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
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
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
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為說也文集○文王有二三
故亦謂之權分之二則非其正

○李堯卿問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
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
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
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翦
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
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修德，知不能違天命
之眷付耶？方其去幽也，爲民之故，不欲驅之鋒
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爲民之故，必欲拯之
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

同其心，則一均之爲民，無所利也。曰太伯只是
不欲爲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
鑿附會也。文集陳安卿問泰伯之事，集注云云。
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萌是
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
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
後人何以爲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
果何如？曰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
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

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
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
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
之難處則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文集答呂伯恭書曰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
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
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謂泰
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
亦何害也

東萊集三十六答朱侍講所問曰太
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

雍
事

○詩云太王實始翦商書云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朱傳蔡傳皆未及泰伯集註不可易處薛敬

軒得集註之旨

見讀書
錄二

○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
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外書此說不可也

集註泰伯知之之知非此之謂也

○萬首唐人絕句四十六陸龜蒙泰伯廟詩云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濕中堂邈來父子

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嘉謂讓王字好吟出

○范文正公集五泰伯廟詩云至德本無名宜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嘉謂知字

失泰伯奔之意

○文集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曰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云云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

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

○語類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嘉謂泰伯之後或云無或云有故疑之而不敢質按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留侯世家注曰角里先生太伯之後晉書曰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太平御覽百川學海倭下御覽引魏志學海引魏略皆云自謂太伯之後

李延

壽北史梁書云爾續文獻通考等往往言之

國史無其徵則無稽之言源親房藤兼良議之

是也源說見神皇正統紀藤說見神代纂疏釋圓月修國史用太

伯之說朝議禁止之矣又通鑑前編周元王三

年越滅吳下云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

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為

倭也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部載前編說而曰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肩句東

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是金氏亦無稽而言之元王三年

實我王第五代孝昭三年也萬多姓氏錄松野

連出自吳王夫差也然則所謂支庶入海者松

野之先耳他邦之人不曾知我書其記我事者

往往賴商舶僧侶之口誤年代失名實可謂無

徵而言者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倭國下曰吳自泰伯至

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為

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蔣氏

亦不曾知我事而言者也

○陳霆兩山墨談四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

文獻通考

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
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
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
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
註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其信當必有據是徐福
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
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眾
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陳氏亦不
知我事言之
也者

○顧應祥惜陰錄十曰近閱兩山墨談曰史傳
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鑑
前編勾踐滅吳註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必有所
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
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
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山臺國
光武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更
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以妖惑眾
共立為王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晉書東夷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為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

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詫之言恐未可全信顧氏亦不曾知我事言之者也○野馬臺詩云東海姬氏國俗儒因言天照大神泰伯也以其姬氏而誤謂之女體三讓額祕在寶藏此謬妄之甚伊勢鎮座次第記傳記本記寶基本記倭姬世記神妙祕書類聚本源元元集等絕無之野馬臺詩未見之載籍之中俗謂寶誌識而誌傳所不道也假令誌作之異僧

重刊草
文會筆錄四
十一

謾語固不足據矣噫儒生惑姬氏國之言而欲
誣太伯附之佛者託大日靈之名而欲牽大日
合之元亨釋書引神宮雜事為有據焉雜事之
為書不問是非邪正隨事隨記者也聖武
帝固惑乎佛則所憂其思之感爾豈可下以為事實而信之哉是皆犯周禮造
言之刑違國神正直之誨實神聖之罪人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曰本末精粗無非道
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容貌而能
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
鄙倍也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

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
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
此而已至論二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内外交相
養之功焉積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
發明此意最為詳備朱公按問學劉元康手編內各有一段至於
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脩飾為功此固失之
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為用力處以能此則
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
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

重刊草
文會筆錄四
十一

由中而出為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為一偏之論也文集

○文集與張敬夫論論語說書答江德功沈叔晦李守約李時可書等三貴以驗言之語類亦有其說皆舊說也

○張敬夫論語說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文集

○程子曰曾子易箚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遺書

○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箚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箚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

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
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
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
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
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
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
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
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
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

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
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
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
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
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皆一毫之差而
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
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
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
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

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
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
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
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
以見喻又曰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
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
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
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耶要之一
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

之過也如何如何文集

○語類六十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
盡心與不能盡心問若曾子易簣之事此時若
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
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
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
是了童子既說起須著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
也不妨才說便著改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

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

亂哉

文集

○伊川臨終之事程書抄略載之

○年譜慶元六年庚申

朱子七十一歲

三月辛酉改大

學誠意章

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脩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

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己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以疾終于正寢
前夕癸亥精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念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翰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脩條自且封一卷往為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室黎明諸生復人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

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稅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嘉以曆按之是月朔丙辰而癸亥與黃榦書在文集曰三月八日熹啓則甲子實九日也又文集答楊子直書注曰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憂奠十一日按此閏月小朔不亥也

○程允夫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

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文集非專就禮而言也曰此善志令

○陳安卿問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曰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文集

○答李守約書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文集而不吝亦未始非謙也此下其謙

○潘坦翁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其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文集又答曾景建書論之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語類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且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

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語類○讀書續錄十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答陳安卿書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文集

○食肉以下漢景帝語見史漢轅固生傳

○答范伯崇書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意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

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
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
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
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
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
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
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
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
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
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
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
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所廢而不得乎
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
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
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
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

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恐有踈繆處切望反復幸甚

文集○鑽故紙見傳燈錄古靈傳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文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

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語類

○鳳舞時來儀見書益稷文王時鳴於岐山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

周語惠王十五年

注三君云鸞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詩大雅卷阿篇

○文集答廖子晦顏子之嘆實見之論甚為詳悉矣

○陳安卿問高堅前後云云曰卓爾即是前日

在口
文
八

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
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道
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
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
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
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
卓爾者也又問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
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
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不是皆

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
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
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曰此說甚善
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
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文集
○學而集註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
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三月不違章語類以不
亦說乎言之

○李守約問沽之哉哉之為義以常例言之則為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為疑詞何也曰哉本歎辭其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文集

○答陳與叔書曰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文集

○語類曰與道為體此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嘉按此文集答陳安卿書語

○語類曰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嘉按文集漏此詞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語類十五 讀書錄三曰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夫圖見之續錄一曰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劉季章問未可與權集註之未有云然以孟

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旣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文集

○嗜學檀

○李堯卿問升堂振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贅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振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猶自不至攝齊矣又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旣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文集

○執圭節集註晁氏云云豈以傳之不載而疑

經之所著乎語類論此條下注曰今集註無

○趙恭父問君子不以紉緞飾注云君子謂孔

子下文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曰此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

定之說文集

○朱子曰子薑本草云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

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是詩曰薑云能損

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文集

○廐焚節不字或問辨之矣本朝儒先管江二

家亦皆不用陸釋依何註邢疏加倭訓也按續

日本紀稱德天皇天平神護二年九月戊午勅

比見伊勢美濃等國奏為風被損官舍數多非

但毀頽亦亡人命昔不問馬先達深仁今以傷

入朕甚悽歎云云

○答張敬夫問目曰寢不尸范以為嫌惰慢之

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

寢不尸為證文集○見千養性部未見

○自省錄曰寢不尸注偃臥之說混亦常疑之

然以似死人之意推之似是謂仰臥也又嘗見
古圖畫畫人之臥者率作仄臥未見有仰臥者
得非古人以仰臥為非禮歟然常人未之能行
而唯孔子能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人知此對漢云云

臥與寢亦不同余昔不聞此古語然亦以
此見於後漢書卷四十五風俗志言會稽人
日本出無密夫室天不中密者平本良也
文會筆錄因之二終

